

正月初一到初七
古俗每天有讲究

▶10版·传统节日里的中国

“四”“六”不通：
江河日下的仙剑游戏影视化

▶11版·文艺百家

方塔园何陋轩：
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坐标点”

▶12版·建筑可阅读

当“极新”爱上“极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吸引年轻人？

刘俊 翁旭东

春节将至，穿着传统服饰、感受传统器乐、打卡文物古迹……这些一度被贴上“过时”标签的传统文化，在包括Z世代青年群体在内的当代中国人中受到追捧，大有成为新年俗的趋势。

在视听领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传统文化类节目数量不断增加，“爆款”连连，《中国诗词大会》等春节期间播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也成为不少观众的年度期待。

作为新人类的青年群体，火爆追逐的恰恰是我们原来误认为有些“陈旧”的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仪式、风物、作品和产品，这种“极新”爱上“极旧”的颇具“对撞感”的现象的兴起，与一系列文化类视听艺术作品的推出有着紧密的关联。在《百家讲坛》造就了传统文化在新世纪的首次荧屏复兴之后，大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优质综艺节目、纪录片、剧集、中短视频、网络动漫等传媒艺术作品在近年间集中涌现，开始走上内容形态不断创新、传播力影响力持续增强的连续发展阶段。

如《如果国宝会说话》《诗画中国》《唐宫夜宴》《新千里江山图》等一大批传统文化类视听内容成为自带流量的“爆款”，不仅进入到年轻群体所宣称的、与社会主流相隔“次元之壁”的亚文化领域当中，更激发起他们积极的自发传播与广泛参与。

传统文化类视听内容之所以由荧屏“清流”逐渐成长为收视“主流”，并持续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掀起文化共创的浪潮，这既是因为主流媒体在如火如荼的传播实践中，找准了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化呈现与转化的“路”，更在于创作者在深入理解和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这座精神富矿挖对了“点”。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探索中，主流媒体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中找到了真正吸引年轻人的“密码”。这些蕴藏于传统文化之内，跨越千年而依旧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年轻群体间建立起精神交流与价值共鸣。

五个关键词实现“极新”与“极旧”的接合

“极新”与“极旧”间的接合点，首先是“民族性”——独特的民族魅力构成唤起年轻群体情感认同的天然纽带。

广阔且复杂的地域造就了中华文明内容的多元广博，与此同时，漫长的历史轨迹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明演进的诸多维度都得到深入且精细地发展。例如，琼楼玉宇、霓裳羽衣、金石丝竹、水墨丹青、玉盘珍馐……这些琳琅满目、绚丽多彩的文化元素，无不直观地展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美，从视觉体验的层面惊艳受众。

当我们仔细观察网络平台上用户关于传统文化类视听内容的弹幕或评论内容时，就会发现，“漂亮”“美”“宝藏”等关键词最为常见，而与之关联的往往是“哇”“喜欢”“好评”等用户明确的正向情感表达，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天然的情感连接直接体现。

其次是“连续性”——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文化特质为年轻群体带来精神昂扬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千年悠久孕育与近代百年激荡而绵延至今，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面对进步的现代文化与优秀的外来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保持包容四海、兼纳百川的胸怀，不断吸收文化新质以实现自我焕新与发展。也正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发展成果的当代价值与时代精神相有机接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这种连绵不断、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显著提升了个体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如《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中国礼 中国乐》等文化类视听节目的走红，不仅仅在于引入剧场模式来具象化地讲述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更在于它们着眼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世今生相关联，在穿越时空的千年流转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连续性，有效切中了视听用户的精神共鸣点。

其三是“烟火气”——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生活方式与理念满足当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阳春白雪，同时也有其生活化、通俗性的一面，这也是其最灵动的一部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伴随着现代化建设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和改善。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90后、00后群体更加注重个人生活的乐趣与品质。

一方面，衣食住行方面的文化与习俗如基因一般深深刻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凭借其经过历史沉淀与检验的实用性，让生活变得更加健康、方便与和谐。另一方面，在年轻群体看来，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雅致生活格调与精致生



活方式同时具有“高级感”，是现代生活中所向往与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活风尚。围炉煮茶、八段锦、中式插花等休闲方式的兴起，无不体现出年轻群体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活之风雅与浪漫的兴致与热情。

同样重要的是“大智慧”——深邃精妙的思想文化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科学实施行动形成有益参考。

如天人合一、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宝贵哲学思考，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既保持定力又能识变应变。在这个信息爆炸、变化莫测的时代，这样的洞察与思考对于年轻群体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传统思想文化，年轻群体不仅掌握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与有效路径，也得以学到日常、学习工作与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智慧，妥善处理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对于尚处于社会化过程中、阅历尚浅的年轻群体而言，无疑为其快速融入社会、和谐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帮助。

最后是“正能量”——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青年修炼人格、奋发向上提供不竭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等一系列宝贵品质为年轻群体磨砺人格、提升道德提供了有益的标杆模范与价值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承载这些宝贵精神品质的故事与典故，能够激发青年们的斗志和热情，为自己的人生设定更高目标，赋予他们为之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两对关系推动“极新”与“极旧”的融合

这些深深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为年轻群体发掘和喜爱的光芒，本质上与当代青年向上、向好、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相契合。这是其在现代化发展语境中依旧保有显著活性与强大适应性的有力例证。

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青年追求个性，喜欢新潮事物，心智上可能还不够成熟，但其在民族复兴、社会担当、个人修养等方面与民族和社会整体共享着相同的价值标准与精神需求。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年轻的一代，我们都应抱有信心。

而要进一步推动“极新”与“极旧”的融合，必须紧紧围绕上述接合点做进一步挖掘与拓展。细化到具体的媒介实践层面，以下两对矛盾关系需予以注意与反思。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转化过程中，必须做好传统文化内涵本身与其呈现方式之间的平衡。内容创新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有效传达，不能过度单方面追逐呈现方式的极致绚丽而忽略内容为本的基本立场。只有牢牢扭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视听内容生产与传播创新才是有意义的。

集合与融合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同流行文化相接合的方式为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时代内涵，但应避免沦为对各种流行文化简单的“大拼盘”“一锅烩”。对于这些流行化、娱乐化元素，既不能做简单的集合以迎合用户，也不能“竭泽而渔”式地过度消费传统文化，而应在生产与传播中，在选择性借鉴吸收的基础上推动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通过既具备网络传播特质又凸显媒体格局格调的新型主流声音的自我生成，实现文化与价值的有效引领。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传媒大学讲师、师资博士后）

听·鉴

乐者吴彤：穿针引线的行者 激活传统的侠客

赵朴

古风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文化时尚。不过，音乐领域尽管也出现过一些佳作，但整体而言品质不尽如人意，低俗小调比比皆是，真正以现代音乐语言方式呈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流行歌曲却不多。

高品质的古风歌曲创作显然有门槛，创作者既要懂传统文化有长期的积累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也要熟谙丰富的音乐语汇和技法，还要愿意靠近年轻人、贴近时尚，周杰伦与方文山那般天作之合实属难得。

当我们放眼乐坛搜索古风歌曲佳作时，吴彤这个名字会一再出现。早在1993年，吴彤便发表了以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歌词创作的《烽火扬州路》，成为如今的古风歌曲的先行者；在那之后，他不断通过《经典咏流传》《国乐大典》《新民乐国风夜》等综艺节目推出《短歌行》《江雪》《满江红》《离骚》等一系列为古诗词谱曲的古风歌曲，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又注重品质的创作道路；近期，他又因为接连亮相央视和B站的跨年晚会而再度出圈。

观察其音乐创作成长轨迹，或许能为有待改进的古风歌曲创作提供一些启发。

向外走的行者： 用民族乐器联通世界音乐

吴彤出生于管乐世家，制作和演奏民族管乐器的手艺传到他已是第四代。得天独厚的家族传承和学院派的专业训练锻造出他扎实的演奏功底，但他并不打算在民乐的领域中固步自封。

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就读时，吴彤便以重金属曲风的《烽火扬州路》展示了异于同侪的艺术旨趣和突破意识，然而，真正让他进入更广阔音乐天地的是他与马友友“丝绸之路乐团”的合作。

2000年，吴彤在美国演出和学术交流时与大提琴家马友友结识，并应邀加入马友友组织的丝路乐团。这是一个汇集了亚、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位音乐家的松散艺术组织，创建者希望以代表当地传统的声音展现丝路沿途各国的风俗民情，在文化背景各异的音乐家们的合奏协作中，呈现“文化融汇碰撞碰撞着新的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吴彤带着他的笙和歌声，与乐团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展开了长期的互动交流。

吴彤走出去的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他让已有四千年历史的民族乐器笙的声音在世界级的平台奏响，传递中国民乐的魅力。在获得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奖专辑《歌咏乡愁》(Sing Me Home)中，美国乡村歌曲“Little Birdie”以吴彤的笙用“三吐”吹奏出快速反复音型起手，随后小提琴以同样的节奏音型叠入，并在旋律乐句结束后立即插入过门乐

句，悠缓的演唱与急促的器乐伴奏间形成京剧紧打慢唱的奇异效果，美国民歌唱出了中国风，吴彤的作用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他在和各国各民族音乐家的合作中博采众长，呈现民族声音的同时也把很多源于异质文化的音乐语汇和技法纳入到演奏和创作中，使传统乐器显现世界性，成为跨越文化樊篱的桥梁。

在专辑《极 POLE》中，吴彤演奏了巴赫的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用一把笙竟吹出了巴洛克复调织体和管风琴般深邃而庄重的质感。专辑《我一直听见自己的笙音》中有一首《塔玲珑》，吴彤把原版的西河大鼓改成了动感十足的放克曲风，间奏中的笙十分出彩，先是充当乐队中的“键盘”，连续演奏不和谐的爵士高叠和弦，转眼间又成了“吉他”，模拟快速点弦炫技。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笙“应该”发出的声响，吴彤的创作实践让我们看到文化交融对民族音乐创新发展带来的助益。

在原创新曲《光明国》中，吴彤和印度的塔布拉鼓演奏家 Sandeep Das 用音乐展开对佛学的探讨，一把笙、一对鼓你来我往，各出奇招又相互帮衬，两大文明古国的精神交流通道在这音乐对话中重新连接。闽南语歌曲《望春风》原本有着浓郁的民歌风，而吴彤的版本以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序曲进入，逐渐加入笙的五声性旋律，醇厚的大提琴与清丽的笙互诉衷肠，仿佛歌词中情窦初开的女生对恋爱场景的幻想，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东西方文化无间对话的期许呢？

人常说“音乐无国界”，但显然，还是需要有人去缝合不同音乐文化间的裂隙，吴彤就是这样一位多年奔走于音乐丝路的行者，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两次站上格莱美的领奖台，是对他不懈努力的褒奖。

向内求的侠客： 用流行音乐激活传统文化

走出去的吴彤获得了多元文化视野，有助于他进一步开阔艺术思路，更加不拘一格地调动各种手法去塑造他所追求的音乐。纵观吴彤的歌曲创作，一条线索引人瞩目：以流行音乐为基础表达方式，融入民族音乐元素，为古诗词谱曲。

吴彤身为轮回乐队主唱时期的代表作《烽火扬州路》，以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搭配上重金属刚猛雄健，再现了词作慷慨壮怀的气势。为李白《将进酒》谱曲时，吴彤在金属曲风的刚猛之外设计了柔美的对比段，歌曲更显跌宕起伏，编曲还加入笙和琵琶，成为展现诗作奔放豪迈气质的妙笔。而在《春晓》中，吴彤则完全舍弃了摇滚元素，以笙、黑管、钢琴三重奏的形式营造出室内乐的雅趣，应和这首五言绝句的自在

◀一大批传统文化类视听内容成为自带流量的“爆款”。图为近期播出的《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剧照。

▼吴彤不断通过《短歌行》《江雪》《满江红》《离骚》等一系列为古诗词谱曲的古风歌曲，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又注重品质的创作道路。



飘逸。在2019年的《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吴彤演唱了他谱曲的《短歌行》。歌曲以钢琴简约的柱式和弦开场，连续跳进上行的旋律唱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已显出诗人的宏大气魄；行至第二节，电子音乐震荡蔓延的效果更是令人震撼，将曹操“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威严展露无遗；第三节，笙也加入电子音乐和钢琴交织的声场中，那激越的声音仿佛突破了天地，将一代枭雄志愿一统天下的磅礴气势带到今人的眼前。

吴彤试图为每一首诗词找到与之气质、内容相契合的音乐表现手段，但无论作曲技法如何妥帖，作品经他一唱，总会染上一层豪侠之气，即便是描写凄楚痴情的《钗头凤》，他唱出来也带着几分侠骨柔肠。他特殊的音色是重要因素。据嗓音医学专家韩丽艳介绍，吴彤的声带黏膜组织先天发育问题使他的声门闭合时呈梭形缝隙，影响真声音质的饱满，但他上佳的乐感使发声“问题”变成了声音的辨识度，形成独特的“苍劲高亢”声线。这种音色，加上他在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风度和以古风题材为特色的音乐创作，很直接地在观众脑海中投射出“侠客”的形象。而这一艺术形象，也让他在B站“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中演唱的《华山论剑：冠世一战》尤其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吴彤近年来持续产出古风作品。除上述例子外，他谱曲演唱的古诗词作品目录中还有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等名篇，以传统文化为题材创作的纯器乐作品主要收录于《吴彤·音乐云》(2016)和《极 POLE》(2020)两张专辑，而他包揽词曲创作的古风歌曲罕见，这或可理解为扬长避短，却也体现出他对传统文化抱持的敬畏。

客观而言，他这一系列古风音乐创作，为激活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语境——特别是年轻听众群体——中焕发生命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个人发表的专辑中，在热播综艺节目中，他频频拿出“和诗以歌”的古风歌曲，让古诗词恢复可以歌唱的属性，让民族乐器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魅力，这恰恰也从某个方面体现出他骨子里有着我国文化传统中“侠客”的社会责任感。

吴彤以行者无疆的洒脱，带着传统走出去，向外传播交流，同时采撷各民族音乐和时尚流行音乐，内化后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式输出作品，激活古诗词和民族音乐。他以积极介入的实践者姿态穿行于多元文化中，秉持着开放的音乐理念，建立起自身的音乐风格和艺术旨趣，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索新的可能，也为以大众音乐形式呈现传统文化之美做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